

面对面

「功课在戏外」

对话演员于和伟
本报记者 杨丽娟



▲于和伟接受采访。
制图：蔡华伟

电视剧《我是刑警》“火”了，人民日报记者对话演员于和伟，请他聊聊饰演刑警秦川的台前幕后故事。

记者：当初这部电视剧是怎么找到您的？
于和伟：制片方找到我，说有这么一个剧本，名叫《我是刑警》。这个剧本我就很喜欢。后面了解到剧本是讲述一群刑警从事刑侦工作、有年代跨度的群像戏，对内容也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群体。

记者：您是从小就喜欢警察、想要当警察吗？
于和伟：我小时候就想当警察，因为男孩子都有英雄梦，警察可以伸张正义。但一直也没有机会，后来辗转开始做了演员，觉得做演员也挺好的，可以演警察，可以演英雄，可以塑造各种人物。

记者：您为《我是刑警》的创作做了哪些准备？
于和伟：我之前演过一些警察角色，有一些积累。为了演好《我是刑警》，我还去采访了一些刑警，与他们聊天。他们是真正的老刑警，有的在刑侦领域工作很多年，有的甚至奉献了一生。我首先想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所有的故事里面，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角色，都是在讲“人”。所以当我了解这个群体的特质之后，对创作就更自信了，做功课对我们塑造人物来说很关键。我经常会说，塑造人物和创作，它的功课在戏外。

记者：和您聊天的这些刑警是什么样的人？
于和伟：我觉得首先要让观众知道他们是普通人。这些刑警都是很真实的人，当你去接触时，会发现他们那么可爱。我觉得真实是有巨大力量的，真实会让人相信、引发共情。正因为这些刑警也是普通人，他们做出的那些事情才更伟大。

记者：您和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刑警聊天，他们会主动谈及内心的脆弱和柔软吗？
于和伟：不会。作为一个采访者，你要去观察、去发现，除了听他们说，还要看他们的反应。有一刻你会看到他的柔软，那就是最感动的。

记者：这些刑警谈到过为何选择做刑警吗？
于和伟：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是责任感、荣誉感。当他穿上这身警服，有了“警察”这个称呼，他就有责任，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本能。

剧中角色叶茂生牺牲，很多观众都说“他下线我怎么一点没有预料到”。警察的工作其实就是这样，他不知道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但他还是义无反顾，这就是本能。还有老刑警胡兵，他已经调到交警队工作了，执勤时发现了通缉犯，他仍然选择冲上去，这也是责任和本能。

记者：您这些年饰演的很多角色很受年轻人欢迎，也有一些网友剪辑您的视频“玩梗”，您好像对这些并不排斥。您是不是乐见通过这种方式与年轻网友多交流、做朋友？
于和伟：我觉得和年轻人沟通是特别好的。新媒体就是一种新的沟通方式。难道不应该把有趣看得很重要吗？我的每一个角色，不管是什么角色，我都觉得要有趣。没有趣味，观众是没有兴趣看下去的，你也无法传达任何东西。所以首先要有趣，要真的松弛下来。其实面对这些新媒体“玩梗”，我也很轻松的。

记者：所以您和年轻人的沟通是很有方法和智慧的，您愿意用平等轻松、略带幽默的方式去沟通。
于和伟：对。年轻人愿意“玩梗”，可以理解为他愿意跟我开玩笑。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了解到年轻人喜欢什么。只有了解这个，我们才可以去讲好故事。如果连他们喜欢听故事的方式都不懂，怎么能讲好故事呢？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和之前的观众在对故事的偏好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于和伟：一直在变，而且我觉得是一定会变的。一代代观众的成长环境是不同的。你不能一味地迎合，你必须了解、熟悉年轻人喜欢的沟通方式，然后再去表达你的价值观和思想内核。自说自话地去分享，别人是听不懂的。

（本报记者王嵘、杨翹楚参与采访）

攻正处于公映期间的影视作品。如何净化社交媒体的生态环境，已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现实主义美学的回归与拓展

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拓展，是当前爆款影视剧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电视剧《人世间》注重采用贴近普通人的叙述视角，以真实生活的肌理还原社会转型的沧桑巨变，编剧王海鸰在创作时说：“我们和导演团队都希望电视剧的色调是温暖的、明亮的。”剧集《我的阿勒泰》叙述了在都市生活圈中处处碰壁的文学女青年，在阿勒泰辽阔的森林、草原和湖泊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电视剧《山海情》创作者在“土得掉渣”的现实生活中，挖掘出生命的温情与灿烂，编剧王三毛发自肺腑地认为：“在现实主义领域里深耕，每一名成熟编剧充分展示自己，是创作热情和才华的一个集中爆发。”

近年来爆款影视剧作的成功经验昭示：唯有尊重观众的审美需求，敏锐把握时代社会的发展，深情表达我们对生活和文化的洞察，才可能创造出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影视作品。

文艺观察

新影像新生态新现实语境下——

影视编剧何以“突围”

范志忠

时：“《繁花》的电视剧改编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同时进行了许多调整和创新，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尝试探索和展现一个集中又丰富的故事宇宙。”与此同时，近年来诸如《流浪地球》《封神》《庆余年》等系列影视作品，均在注重IP生产逻辑的同时大胆创新。一些综合性IP提供商，则开始尝试IP全产业链开发，力图打破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之间的壁垒，探索一种对青少年受众更具吸引力的跨媒介写作新路径。

热点话题助力现象级叙事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流行，重构了影视剧创作和传播生态。2015年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所以能够从原来极低的排片量成功逆转，以近10亿票房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现象级的作品，社交媒体的“自来水”传播可谓功不可没。近年来爆款影视作品的成功，恰恰就在于编

剧策划阶段就高度关注现实生活的热点话题，有效地激活社交媒体的关注，激发大众的观影热情。如电影《抓娃娃》虽然从《楚门的世界》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但是编剧在创作中成功地植入了“望子成龙梦”这一本土热点话题，喜剧叙事隐含了悲剧性的艺术张力。电视剧《不完美的受害人》从第三方匿名报警的职场性侵害这一敏感话题破题，写出了人物在觉醒历程中的挣扎与救赎。由热点话题驱动而成为爆款的作品，其人物性格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中可能是不完美的。恰恰是这种不完美，构成了剧作独特的艺术张力，触动了人们的生活痛点，引发或褒或贬的热议。在这个意义上，因话题而成为现象级的影视作品，虽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完美答案，但其提出的问题，往往格外尖锐，客观上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社交媒体这一功能同样可能被资本市场绑架，或雇用网络水军而扭曲社交媒体的意见表达，或恶意围

对此成绩，我一点也不意外

施战军

生命温度的时代奋斗者形象便跃然纸上。“菌草在他的手上，有如黄河在壶、长江在峡，日夜渴望寻找一条最适合的口子撞开，奔向远方的大海。”如此匠心独运、意旨深远的文字，来自深入的调研，读来富有诗意，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回避主人公人生的困境，真切地在坎坷奋斗中刻画着人格之美。林占熺曾用“丢了一条命，断了两根肋骨，遇上几次鬼门关，苦了一家四代，还好有后来人”来形容自己在菌草技术创新之路上的历程。他用“仕途或有涯，科学阔无边”的豁达和“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押上一辈子总能成功”的执着，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深处，写在农民的钱袋里”，并用他的灵魂深深撼动了身边人的灵魂。

他有一位贤惠善良的妻子，全力支持他搞科研；身为全乡第一个研究生的六弟林占华同他并肩奋战在扶贫第一线，直到牺牲在岗位上；跟过林占熺的菌草队员直言“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做对了事，得到了认可，实现了自我，无悔自己的人生”……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正是这样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使平凡的菌草变得伟大，也唤醒了无数向上向善之心。

党史专家与文学名家集于一身的钟兆云，他的写作有根有脉有魂有力，源自信仰来自沉思，长于史学出于调研，他一直脚踏实地地持续他的文学奔跑，用一部部力作呼唤着感染着读者一道心向崇高、建构大美。

从“刀郎热”谈起

王 璐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山歌响起的地方·刀郎巡回演唱会”异常火爆。票务系统“想看人数”一度高达百万，其中，替父母抢票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银发族的文化消费潜力显现。

2004年，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飘向大江南北；20年后，专辑《山歌寥哉》引发热烈讨论。刀郎的音乐，几乎成为一种“传奇”。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又抓住了广泛而真挚的情感共性，成就了刀郎的音乐辨识度。他带给听众的耳目一新，掺杂着熟悉和陌生：熟悉的，是本土的味道，是“西海情歌”的风情，陌生的，是刀郎的再创造。

刀郎早期的音乐多是五声音阶，节奏易记好唱，近年来，江南小调、新疆木卡姆、青海花儿、川江号子等音乐元素，被他化用于旋律中。同时，刀郎演唱会不设主持人，没有伴奏，没有华丽的演出服，去繁就简，让观众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音乐本身，体现出朴素的台风。可以看出，刀郎的音乐并不一味追求大制作、大投入，听众定位也不限于低年龄层的“粉丝”，而是力求唤起更广泛的大众共鸣。

“观风俗，知得失”。当我们谈论刀郎歌曲的艺术性，就是在时间的见证下，共同精进对文化的理解 and 评价，期待有更多元丰富的音乐竞相涌现。

古代小说名著可以被阅读，也能入曲成歌；唢呐能吹出《百鸟朝凤》，同样可以吹出摇滚的旋律。真实的民间性情之响，化成每个时代的“山歌”，紧贴着日常生活的上下文。音乐也应该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嵌入更为宏大的文化结构之中。

（本报记者王嵘、杨翹楚参与采访）

2021年，《人民文学》发表钟兆云3万字报告文学《与草为伍》时，我就感到了这个题材的稀缺和宝贵，因此极力鼓励钟兆云在此基础上创作一部长篇作品。后来看到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面世，并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名列2023年中国报告文学长篇作品排行榜第一名，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对此成绩，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钟兆云经常说：“英雄理应讴歌礼赞，他们是民族不败的脊梁，社会进步的明灯，是超越时代的模范、后人景仰的先贤。”正是怀着这样的敬重之心，他为写好林占熺进行了大量扎实的采访和细致的调研。

在作者的笔下，“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是我的本分”，点明了林占熺朴素的初心：“奔跑中，他随时披着晨风降临，想着如何把这个地方的愁容涂改为笑意；又经常带着星星离去，在下一个目的地再演绎科学造福人类的‘中国故事’……一位兼具人格高度和

北京和《天下第一楼》，是何冀平戏剧人生的起点。37年前，一篇关于北京烤鸭厨师的报道让何冀平着了迷。这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学生，一头扎进全聚德的烤鸭厨房，从后厨看到店堂，由盘中五味咀嚼人生五味，又按着调和五味、焙于一炉的手法，做出了一道酸、甜、苦、辣、咸的“中国菜”。这便是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剧本写成了，院长曹禺和于是之拍案叫绝，全院演员写申请书要求参演，于是立刻排演。1988年，北京人艺首演《天下第一楼》，夏淳、顾威执导，谭宗尧、吕中、林连昆、韩善续等主演。那一年，何冀平37岁。为写《天下第一楼》，她不仅“浸泡”在后厨，观察，而且动手，甚至考取了二级厨师证。从此，无论写什么，便再也离不开“生活”“真实”4个字。“创作上的抄近道，创作者充满功利的算计，观众一眼就能识破。我这一生不敢多求，能有一两部作品传下去，就是不负此生。”何冀平说。

《天下第一楼》首演便名动京华，此后，在欧美、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演，与《茶馆》《雷雨》等并列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

在《新龙门客栈》之前，青山绿水是香港武侠电影的代表性景观。何冀平的剧本将“侠之大者”与大漠孤烟联系起来，开阔了香港武侠的空间叙事。因为去过西北，她的心灵曾被西北的悲壮与空旷“打动”。她说生活无处不在，乘坐地铁，年轻人宁肯站着也不坐“关爱座”，为老人和女性让路开门的小举动，都能打动她。这点点滴滴的感动就是生活，可以转化成进作品。

粤语版《天下第一楼》和普通话版《德龄与慈禧》同一天在上海演出。“戏剧像是一座桥！”何冀平感叹，“有幸，我的剧本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一路跟随深圳、佛山、苏州的演出，她惊喜发现，“全场满座，九成以上的观众是年轻人”。

《天下第一楼》这出讲述老北京故事、时长3个小时的话剧，演了36年还是一票难求，原因何在？“它与现代生活、当代人的心息息相关。”何冀平说。打动人心，还有故事中精神的底色、生命的温度、人生的韵味，以及更大的关怀。当年，曹禺先生看过5遍《天下第一楼》后，不禁问道：“你这么年轻，哪来的这样的沧桑？”现在，何冀平有了答案：“沧桑来自我的人生，这些对这一代人经历的困境，来自生活的重锤，这些对我们是财富。”

我不禁好奇，不论《天下第一楼》中的卢孟实，《德龄与慈禧》中的德龄，还是《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兰，为何多少都有一点编剧自己的影子？“哲学家说，真正的诗人是诗人本人，诗人就是诗本身。戏剧也一样，戏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每一次创作都会身临其境，每一部都是自我修炼。”她，目光笃定。

孙 昊（电视剧《真心英雄》总编审）

39集电视剧《真心英雄》作为开年大剧，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浙江卫视和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视频网站播出。这部剧由8个单元组成，以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安、检察、法院、国安、司法行政五大系统的8组英模人物为故事原型。

通过崭新视角、多样手法，展现他们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正气凛然的事迹与精神，是创作这部剧的初衷。全剧开篇是以“刑侦八虎”之一乌国庆为原型的《现场》单元，4集故事浓缩9个案件，播出首日，“一个晚上4个案子”的话题就受到热议。《无名》单元将国家安全题材与时代重大话题相结合，塑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群像，革命精神的薪火相传令人动容。《公诉人》单元将主人公与被告的“心战”外化在观众面前，抽丝剥茧的过程颇具看点。从《现场》单元的人物传记体，到《公诉人》单元的心理悬疑剧风格，再到《最后一个任务》单元的复调式结构，全剧力求不用传统写法、不写传统人物，根据人物的独特性创新结构和叙事，用多元视听风格呈现故事的鲜活、人物的独特。

我们也深知，情节密集、节奏强劲会提升观赏性，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创作的重中之

是塑造政法战线工作者的形象，展现他们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罗平安》单元中，基层民警在“鸡毛蒜皮”中打通政法工作者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的理念具象化表达出来。《正义天平》单元的原型人物基本每年处理1000多起案件，我们深挖超出常人工作量背后的“公正”追求，将主人公的坚守与坚韧展现出来。

写人物，写故事，归根结底是写精神。通过采访，我们深切感到，英模人物能做出超乎常人的成就，关键在于自身特质。只有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实现从普遍性到特性的挖掘和塑造，才能凸显他们平凡又非凡的人格魅力。

为营造真实的生活质感，全剧秉持纪实风格，根据各个单元的特点，在北京、河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实景拍摄。在《公安局长》单元中塑造原型人物的演员董勇，和导演一起采访原型人物潘东升工作过的部门和共事过的同事，力求逼真还原人物的神态、体态。公安干警到董勇的背影，不禁愣住了，他们说：“太像潘局长了。”

《真心英雄》从启动到播出长达3年，主创走进英雄的内心，感受他们的“高光时刻”，深受震撼。但对政法系统工作者而言，这只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能一日不拱卒”的日常。希望作品将熠熠星光镌刻进时代精神的图谱，为人民永远铭记。



▲何冀平（速写）。
罗雪村绘

诗人就是诗本身

任姍姍

《天下第一楼》的故事发源地，北京人艺的《天下第一楼》演了36年超过600场，我最挂念最紧张的是在北京的演出。“1月3日晚，距离粤语版话剧《天下第一楼》开场1个多小时，我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见到风尘仆仆的编剧何冀平。

北京和《天下第一楼》，是何冀平戏剧人生的起点。37年前，一篇关于北京烤鸭厨师的报道让何冀平着了迷。这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学生，一头扎进全聚德的烤鸭厨房，从后厨看到店堂，由盘中五味咀嚼人生五味，又按着调和五味、焙于一炉的手法，做出了一道酸、甜、苦、辣、咸的“中国菜”。这便是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剧本写成了，院长曹禺和于是之拍案叫绝，全院演员写申请书要求参演，于是立刻排演。1988年，北京人艺首演《天下第一楼》，夏淳、顾威执导，谭宗尧、吕中、林连昆、韩善续等主演。那一年，何冀平37岁。为写《天下第一楼》，她不仅“浸泡”在后厨，观察，而且动手，甚至考取了二级厨师证。从此，无论写什么，便再也离不开“生活”“真实”4个字。“创作上的抄近道，创作者充满功利的算计，观众一眼就能识破。我这一生不敢多求，能有一两部作品传下去，就是不负此生。”何冀平说。

《天下第一楼》首演便名动京华，此后，在欧美、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演，与《茶馆》《雷雨》等并列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

在《新龙门客栈》之前，青山绿水是香港武侠电影的代表性景观。何冀平的剧本将“侠之大者”与大漠孤烟联系起来，开阔了香港武侠的空间叙事。因为去过西北，她的心灵曾被西北的悲壮与空旷“打动”。她说生活无处不在，乘坐地铁，年轻人宁肯站着也不坐“关爱座”，为老人和女性让路开门的小举动，都能打动她。这点点滴滴的感动就是生活，可以转化成进作品。

粤语版《天下第一楼》和普通话版《德龄与慈禧》同一天在上海演出。“戏剧像是一座桥！”何冀平感叹，“有幸，我的剧本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一路跟随深圳、佛山、苏州的演出，她惊喜发现，“全场满座，九成以上的观众是年轻人”。

《天下第一楼》这出讲述老北京故事、时长3个小时的话剧，演了36年还是一票难求，原因何在？“它与现代生活、当代人的心息息相关。”何冀平说。打动人心，还有故事中精神的底色、生命的温度、人生的韵味，以及更大的关怀。当年，曹禺先生看过5遍《天下第一楼》后，不禁问道：“你这么年轻，哪来的这样的沧桑？”现在，何冀平有了答案：“沧桑来自我的人生，这些对这一代人经历的困境，来自生活的重锤，这些对我们是财富。”

我不禁好奇，不论《天下第一楼》中的卢孟实，《德龄与慈禧》中的德龄，还是《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兰，为何多少都有一点编剧自己的影子？“哲学家说，真正的诗人是诗人本人，诗人就是诗本身。戏剧也一样，戏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每一次创作都会身临其境，每一部都是自我修炼。”她，目光笃定。

孙 昊（电视剧《真心英雄》总编审）

39集电视剧《真心英雄》作为开年大剧，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浙江卫视和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视频网站播出。这部剧由8个单元组成，以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安、检察、法院、国安、司法行政五大系统的8组英模人物为故事原型。

通过崭新视角、多样手法，展现他们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正气凛然的事迹与精神，是创作这部剧的初衷。全剧开篇是以“刑侦八虎”之一乌国庆为原型的《现场》单元，4集故事浓缩9个案件，播出首日，“一个晚上4个案子”的话题就受到热议。《无名》单元将国家安全题材与时代重大话题相结合，塑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群像，革命精神的薪火相传令人动容。《公诉人》单元将主人公与被告的“心战”外化在观众面前，抽丝剥茧的过程颇具看点。从《现场》单元的人物传记体，到《公诉人》单元的心理悬疑剧风格，再到《最后一个任务》单元的复调式结构，全剧力求不用传统写法、不写传统人物，根据人物的独特性创新结构和叙事，用多元视听风格呈现故事的鲜活、人物的独特。

我们也深知，情节密集、节奏强劲会提升观赏性，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创作的重中之

Art forum advertisement with logo and contact info.

创作谈

近期热播的剧集《清明上河图密码》中的一些场景，是在影棚内通过虚拟拍摄实现的，实际现场只有一座高10米、弧长52米的巨型LED屏幕和一些屏前置景。剧中共有树下雪景、地下雅园、白马送行等8处场景应用虚拟拍摄完成。“在使用虚拟拍摄的场次中，拍摄效率提升近40%，人力成本节省近60%。”据阿里大文娱数字化制作业务负责人许佳介绍，正在拍摄中的古装仙侠剧《师兄太稳健》启用了数字化制作总监这一工种。这一工种和建制建组的算法工程师、全套定制硬件，共同为剧组提供虚拟拍摄整体解决方案。

传统的虚拟拍摄，因为不同硬件有自己的色彩标准，调色非常耗时，而视觉算法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为此，阿里大文娱把算法工程师带到剧组，成为剧组的大数据影像工程师。影响拍摄的问题，工程师半小时内可以解决；不影

响拍摄的，24小时内必须解决。虚拟拍摄应用规模化，也能够避免资源浪费。“剧中山顶雪景的戏，如果用传统方式置景，道具雪的消耗最少也要15吨，现在2吨左右就够了，至于凌霄殿等场景需要的建材，虚拟拍摄可以节约至少500立方米的木材和大量水泥。”制片人王平介绍。

对于一些需要有视觉奇观、对视觉效果很高的影视作品，虚拟拍摄打开了主创的想象力，较好地解决了“上天入地”的场景。业界人士认为，虚拟拍摄技术还需不断升级，当下虚拟拍摄更多的是做场景延伸，应该能承接更多复杂的“效果”。

虚拟拍摄引领新风尚

赵德汝



▲虚拟拍摄效果。资料图片